集古官印考

集古官印攷卷十六

嘉定瞿中溶編輯　男樹鎬校刊

遼金

右安州綾錦院記大與翁宜泉比部以拓本寄予并

云此印乃友人所藏云得于盛京開原地方攷遼史有綾錦院則此爲□州綾錦院記六字也首一字不可識似安似定乞高明審定之予攷遼史百官志不詳綾錦院惟地理志於上京臨潢府言綾錦院在大內西南又引周廣順中胡嶠記云上京有綾錦諸工作又言祖州四十里至臨潢府祖州本遼右八部世沒里地太祖建城號祖州內南門曰興聖東爲州廨及諸官廨舍綾錦院又攷宋史百官志將作監亦有綾錦院而諸州不言設此院金史百官志則云諸綾

錦院使一員副使一員注云置於眞定平陽太原河
間懷州則外州設院置官金制有之然定州安州皆
不數在內也今之盛京開原縣謂卽古之扶餘而攷
遼史扶餘卽懷州屬縣金史有懷州云宋河內郡天
會六年以與臨潢府懷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去南
字而於慶州下云境內有祖州又有遼懷州蓋慶州
之懷州天德時廢故於河內郡之懷州始去南字也
然則金史百官志所言之懷州當卽遼之懷州與祖
州同在慶州境內之地也歷攷定州地名宋爲中山

郡金元皆爲中山府皆不應在開原地方遼有安州隸北女直兵馬司在東京又有北安州唐爲奚王府西省地聖宗以漢戸置北安州屬中京而金史敘慶州於臨潢府下慶州之下有興州云本遼北安州然則北安州與祖懷等州皆近於安州矣安州遼史不言置於何時而北安州下又不言因北女直兵馬司有安州故加北字則焉知北安州非本止名安州或因後北女直司亦置安州故始於此加北字也金史中都路有安州乃宋之順安軍治高陽天會七年陞

安州似又非遼北直司之安州予以葉隆禮契丹國志所載地圖觀之祖州之東南爲舊奚王府其東爲上京北安州既爲奚王府西省地當與祖州相近此印篆文頗古拙背無年月各款與金人各印不類又出於遼地似當爲遼之官印遼於外州設此院史雖無明文而金人有真定等五處之設證以懷州一地可知金人承遼之制而遼於外州亦可有之也安州之綾錦院恐早已廢罷故金史不言耳宜泉以此印本寄予後一時未能細攷故未答之近日覆檢始据

所見書其顛末惜宜泉久作古人無從商確質正矣

右曲阜縣酒務記背無款山左金石志云按此必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印蓋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即改縣曰仙源矣曲阜雖置自唐以前然唐無酒

務官惟宋諸州軍乃設監當官掌茶鹽酒務征輸及鐵冶之事故有此鈐記殆微員也舊藏顏教授崇槼家今贈山東按察司獄馮策中溶案此印規制較宋官印小而不類文云酒務記則正與後金泰和四年姜邨等酒務記合又據大觀三年所鑄恩州饒陽鎮酒稅務記及予嘗見宋板書有以乾道間湖州狀牒刷印者其印文云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其形皆大於此印文亦多不同則此非宋印可知矣且攷金史地理志兗州四縣一曰曲阜注云宋曰仙源蓋大中

祥符五年以後宋雖改名仙源其後爲金所有不用宋名仍稱曲阜故此印云然耳宋史百官志言監當官掌茶鹽酒稅場務征輸及冶鑄之事諸州軍隨事置官建炎初詔監官中關許轉運司具名奏辟一次以二年爲任實有六考方許關升焰劇去處許添差一員湻熙二年詔二萬貫以下庫分選有才幹存留一員指揮諸班直親從親事官保義郎以下差充建炎四年每州每以五員爲額又食貨志言榷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

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課然則宋時但於諸州設監當官分䕶城鎮未嘗設立於縣明矣金之酒務官史無可攷据姜邨印乃知金以邨名而不以鎮名其印文又不著所隸之州縣而据此印則知縣亦設官其印與邨之大小無異可定爲同時物無疑非宋初印也

右姜邨商酒務記背有正書款二行右曰泰和四年七月左曰禮部造又刻姜邨商酒務記六字於上側及左側連文皆正書姜邨不知是何州縣地印文上不繫州縣名又其印小釐寸二三分與金所鑄他印

不同餘詳前曲阜縣酒務記印亦張叔未所得

右西戴陽郡酒務之記据渇晏海金石索模入云張馥亭得於任城則西戴陽或卽任城縣古郡名也不云背有紀年款與前曲阜縣酒務記同而形制與前

印略同故列其後

右趙華村酒務記背之左側有正書款六字與印文同其背雖無年月等款而形制與前泰和姜郵等酒務記及西戴陽郵酒務二記同故附其後印爲翁宜泉比部所藏

右彈壓所印背無年月等款彈壓官名見於元史者
甚多攷元史兵志言世祖時修官志外則萬戶之下
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又哀宗

紀天興二年以右副都點檢阿勒根移失剌爲宣差鎭撫都彈壓別設彈壓四員副之然攷金史宣宗紀貞祐元年元兵下涿州設京城鎭撫彈壓官則知亦起於金故列此

右金朔州鄉軍使萬戶之印背有正書款右曰貞祐三年二月初八日鑄左曰朔州鄉軍使萬戶之印又曰律字□□號上海趙潤甫大令秉渻所藏攷金史地理志朔州爲西京路七節鎭之一宋史地理志云朔州唐置後唐爲振武軍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守將韓正以州來降金人尋逐正復取之是時金爲元兵寇逼宣宗南遷故有鄉軍之集而設官以領之也金之兵制凡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之上置萬戶萬戶之上置都統又招義軍以三十八爲謀克五謀

克用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
副統爲一都統此鄉軍使萬戶當與義軍之制同
右巡檢司印四側皆有款一曰龍興弍柒年月日一
曰元帥府劄付潭州大團崖造一曰委差監造官樊

下似作押一曰巡檢司印大興翁宜泉比部以印本及錄其四側之文見貽余以其紀年龍興攷之自東漢光武建武中公孫述及前趙石虎時安定李子陽唐順宗永貞間南詔勸龍晟南宋高宗紹興間大理段正興之外惟晁公邁歷代紀年云宋崇甯二年趙諗僭號龍興宋史徽宗紀於崇甯元年二月云奉義郎趙諗謀反伏誅並未詳其僭號而歷代紀年載其僭號龍興在二年蓋其謀叛僭號始於崇甯元年至二年後始伏誅此宋史之誤也則趙諗之龍興應有

二年此云龍興弍柒年月當是龍興二年柒月而誤倒柒年二字也當時書此以復翁比部以爲此印當屬趙諗僭號所鑄後於他友處見其四側之文拓本因復摹之而拓本不甚清宜泉言於友人處見此印則其所言當必不誤因復細攷金元之際各處多設元帥府而委差官之名亦多見於其時歷代紀年弁云趙諗渝州人紹聖初元畢漸榜第二人謀叛自撰詔冊爲□□告後伏誅則趙諗之叛恐必不久未必設有元帥府及差委官等事後讀元史太祖紀九年

錦州張鯨殺其節度使自立爲臨海王遣使來降十
年四月詔張鯨總北京十提轄兵從南征鯨謀叛伏
誅弟致遂據錦州號漢興皇帝改元興龍十一年春
張致陷興中府木華黎討平之又攷金史貞祐四年
六月遼西僞瀛王張致遣完顏南合張頑僧上表來
歸詔授致特進行北京路元帥府事兼本路宣撫使
然則此印當爲張致歸金時所置巡檢司也蓋致先
已建元僭號歸金後雖受金官而年號仍用龍興此
印當即歸金後之次月所造也然則元史作興龍乃

二字誤倒而薛應旂宋元通鑑弁誤作興隆據宋元通鑑木華黎討平張致乃在十一年十一月元史誤作春致於是年六月歸金爲元帥此印正在其後一月惟云潭州大團崖造棻荆南之潭州與金之北京相距甚遠必非致所統轄當另是一地也後又讀金史地理志北京路利州州廨縣龍山下注云遼故潭州廣潤軍然則此乃契丹利州之地與荆南之潭州同名也張致正行北京路元帥府事與此正合其爲致所造之印無疑矣大團崖當又是龍山縣之地名也

遼史地理志中京道中京大定府太祖建都統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號曰中京府曰大定統州潭州廣潤軍下刺史本中京之龍山縣開泰中置州仍屬中京統縣一龍山縣本漢交黎縣地開泰二年以習家寨置元史地理志大甯路隸山北遼東道肅政廉司本奚部唐置饒樂郡遼爲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爲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七年改北京爲太甯縣七首曰大定次曰龍山注云初屬大定府至元四年屬利州後復來屬

右提控所条字印背有正書款右云興定元年九月
左云行宫禮部造亦汪秀峯工部所藏攷金史宣宗
紀貞祐二年四月尚書省奏巡幸南京詔從之五月

壬午車駕發中都六月庚申南京行宮災七月車駕至南京五年改元興定九月設行六部此印正鑄於其時而中都本遼之燕京金海陵貞元初定都於此後改號中都南京則卽宋之汴京也宣宗避元兵自燕至汴故稱行宮又至是設行六部故印款云行宮禮部造也明劉氏縣笥瑣探記天興二印亦與此同本紀是年八月書提控李元與宋人戰屢捷多所俘獲二年四月命濮王府尉完顏毛㒖虎爲宣差提控又提控朱琛復高密縣五月山東招撫司遣提控王

庭討平萊州民曲貴又辟州行元帥遣提控烏古論
長壽伐宋八月辛酉棣州提控紇石烈醜漢討賊張
聚大破其衆復濱棣二州十月邳州副提控王汝霖
等逼宋人爲變伏誅宋人攻漣水縣提控劉瑛敗之
又有提控王政屯昌樂等文當時提控之官甚多故
加千文字號于印以别之也

右提控所維字印與前菜字印例同故形制大小亦合

右省差竭字之印背有正書款右曰興定二年十一
月左曰行宮禮部造右側又曰省差官竭字印本爲

虞山張子恂𡐤所贈蓋亦出於中州後陸司馬所得唐州諸官印十方外有旁差□官印二□差官印二皆與此不同攷金史興定二年正月壬午宋人攻淮北唐州元帥府擊敗之戊子唐鄧元帥完顏賽不報連破宋人之捷則此印恐亦即唐鄧元帥軍中所差領兵官所用亦宜差之類耳其有塌字者蓋省差之官非一人故亦以千文字號爲別耳省差之名不詳於史可据以補其闕略餘詳後

右義軍都統之印道光庚寅張叔未所得以印本見寄左側有正書興定三年及義軍云云款二行文多漫滅叔未謂是西夏之印予細審款文光定寶興定亦金物也義軍及都統並詳於後

右副統約字之印山左泉河嚴午橋司馬所得背左右有款右云元光二年正月左云行宮禮部造攷元光乃金宣宗興定五年之次年改元也二年則當宋

之嘉定十六年蒙古之太祖十八年其云副統即四
萬戶之領軍官也餘詳後

右義軍副提控尺字之印背無年月等款攷宋於荆
湖路夔州皆置義軍土丁弩手以控禦溪洞諸蠻設
指揮使以領之金則以都統提控等領之金史兵志
云招集義軍名曰忠義要皆燕趙亡命雖獲近用終
不可制異時擅殺北使唐慶以速金亡者皆此曹也
又招義軍以三十八爲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
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此
復國初之名也然又外設一總領提控故時稱元帥
爲總領云又金宣宗紀云興定三年十月乙丑用蒙

古稱言招集義軍各置都統副統等官如貞祐三年
制則提控有副蓋亦同都統之例當亦是金物義軍
副提控蓋不止一人故印文加千文尺字以為別耳

右提控之印右側有款云正大二年十月日言左側云大名行部造上側云副提控印皆陰款正書劉昌縣笥瑣探藏天興二印及予所見興定元年提控所印二年省差印皆云行宮禮部造此印大名行部造者蓋大名府行尚書省所鑄也金史地理志大名府路下云貞祐二年置行尚書省攷金以提控名官猶總領之謂故見於百官志者甚多此當是軍中權置領兵之官也方正大時羣雄紛擾九公各自置都統及提控往往散見於史傳此印文但云提控而款云

副提控與前義軍副提控之制又異印爲予友吳門
袁氏廷檮所得方今工部尺一寸七八分鼻鈕博三
四分百官志有提控衙之副使多六品以下官大金
集禮載六品印方寸三分重十六兩今以市稱權之
重十八兩

右副提控印背無年月等款因金有此官與前一印
同故列其後印亦吳槎客所藏

右副提控印形制大略與前印同而篆文有異背亦無年月等款諸城劉觀察喜海以印本寄示云庚子正日得于洛陽

右都提控所之印背無年月等款亦翁宜泉所藏遼金諸史皆不載都提控據金史兵志言招義軍於都

統設一總領提控故時稱元帥爲總領則此都提控所印或即所謂總領提控也

右成字都統所印亦嚴午橋所藏背左右有款右云

正大四年十一月左曰行宮禮部造此與後都統出字之印例同惟加成字二字於都統之上又多所字少之字爲異耳

右都統所短字印此印文與前印略同而以短字移都統所之下爲稍異亦見楊宗道集古印譜

右都統出字之印嘉慶丁巳重九前一日得於欒橋

北舊肆中篆文九曲六字以宋三司布帛尺度之方二寸四分博五分鼻鈕高一寸一分縱徑一寸二分横徑四分背有正書陰款右曰正大五年五月左曰恒山公府造攷之金史恒山公者武仙也本傳云威州人貞祐二年率鄉兵保威州詔權威州刺史興定元年眞授威州刺史遷洛州防禦使遥授河平軍節度使四年遷知眞定府事遥領中京留守權元帥右都監封恒山公以中山眞定府沃冀鎮甯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宫縣隸焉是年歸元宣宗以牒招之正

大二年仍歸金五年復封爲恒山公置府衛州以此印款證之則正復封置府時也都統名官起於唐天寶末金太祖收國元年十二月以討高永昌張覺置南路都統司天輔五年襲遼始有內外諸軍都統之目以奚未平又置奚路都統司後改爲六部路都統司以遙輦九營爲九猛安屬焉凡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之上置萬戶萬戶之上置都統至宣宗元光時招義軍更以卅人爲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此印

造於正大所謂都統當承元光之制下有兩副者也
金自貞祐之亂羣雄蠭起同時封公者九而武仙爲
最强皆兼宣撫使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得
署置官吏便宜從事印款稱恒山公府造則此都統
乃武仙所置之官故印亦其所造印文又云出字者
想彼時官無定員都統非一人係以字號以示區別
耳猶之提控本屬虛銜而其時都統外又設總領提
控即但稱提控散見於史者甚多曩弖見興定年提
控印亦有榮字云云可知此類皆軍中權置增設不

常所以加千文字號於印以識之史家所未詳及据此可補其闕略

右都統之印背無年月等款然篆文形制並與前印

同故附其後印藏曲阜孔農部家

右都統之印形制同前而篆文不同背無款庚子九月諸城劉燕庭以印本寄示云春間得于洛陽

右都統之印背左右有正書款二行云天興元年行部造行部盡郎行宮禮部也印亦劉燕庭觀察所得

庚子秋以印本寄蕙

右都統所印吳門吳靜軒所藏背有款已漫滅惟天

興元年及都統所印數字可辨其曰都統所印與前之彈壓所印後之提控所印例同惟形制較大耳

右提控所印與寻所所藏正大提控印大小略同背文

有正書款右云天興元年六月左云中京總帥府造柄上有上字攷中京卽河南洛陽也金史地理志云河南府散中宋西京河南雒陽郡初置德昌軍興定元年八月升爲中京府曰金昌宣宗本紀雖脫載升中京事然於二年二月書免中京嵩汝等州逋租卽改稱河南爲中京矣是時宋兵屢攻河南諸郡縣故於元年十月詔唐鄧蔡州行元帥府舉兵伐宋天興乃哀宗紀年卽正大九年也是年正月改元開興至四月又改天興据本紀言正月元兵攻取唐州以黙

檢夾谷撒合爲總帥後鄭州均州許州睢州皆爲元兵攻取金兵不復振三月元兵平中京留守撒合輦投水死又攻汴城遣戸部侍郎楊仁奉金帛詣元乞和四月改元天興八月中京元帥左監軍壬子任守貞死十二月哀宗發南京二年正月濟河入歸德六月遷蔡州九月元兵築長壘圍蔡城十二月元兵破外城三年正月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是爲末帝未幾元兵入城帝自縊於幽蘭縣末帝爲亂兵所害而金遂亡印造於天興元年六月其時中京總帥本紀

雖未明言然於後二年六月書中京留守權叅政烏林答胡土棄城奔蔡中京破留守兼便宜總帥强伸死之則此印之失當在是時也印爲嘉興張叔未所得以拓本見貽此等官印乃倉惶匆遽之際所造故背款甚劣幾不成字予再三審辨始得其全云

右左副元帥之印背無年月等款亦孔廣㒷家所藏

攷金史百官志都元帥府掌征討之事兵罷則省天會二年伐宋始置泰和八年復爲樞密院都元帥一員從一品左副元帥一員右副元帥一員皆正二品

此爲金源之物無疑

右元帥右監軍印背無年月等款攷金史百官志左

右副元帥下又有元帥左監軍一員元帥右監軍一員皆正三品又宣宗紀云貞祐元年十月辛亥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戰于城北凡兩敗績而歸

右管□□總管印背無年月等款翁宜泉所藏宜泉自審其文首一字及第二行第二字皆爲管予攷金志有管州隸河東北路爲下刺史本宋憲州靜樂郡元志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州管州唐以靜樂縣置後州廢屬嵐州後又爲憲州宋爲靜樂軍金爲靜樂郡又改爲管州元太祖十六年以嵐州之岢嵐宵化樓煩併入本州云云然審印文當是六字管下宜有二字又攷元制諸軍路或稱元帥府或稱總管府而金史百官志言符印泰和八年閏四月刺殿前都點

檢司依總管府例鑄印以金木水火土爲號是金元皆有總管故列此

集古官印攷卷十七

嘉定瞿中溶編輯　　男樹鎬校刊

元

右行軍萬戸所印背有正書款右曰猪兒年左曰十

月造道光甲午十月諸城劉吉甫太守自汀州以印本寄惠予先得萬戶之印乃元太宗三年壬辰四月所造已作跋著錄矣此印文稱行軍萬戶所而背不勒年號及太歲干支乃云猪兒年者攷元著紀年之號始於始祖之中統其前之太祖太宗憲宗皆祗紀在位歷年之數今所見碑刻有紀干支之外或又紀其地支禽名如此所謂猪兒年者乃亥年是也予又見安陽縣元八石刻有題虎兒年猴兒年雞兒年惟其間統兵滅夏滅金伐宋中歷亥年有四則太祖之

十年乙亥二十二年丁亥及太宗之十一年己亥憲宗之元年辛亥皆是也而攷蒙韃備錄言去年春珙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號曰兎兒年龍兒年自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是也据孟珙書所言庚辰當是太祖蒙古十五年則十年即乙亥故稱猪兒年而元年丙寅十三年戊寅皆可稱虎二年丁卯十四年己卯皆可稱兎三年戊辰亦可稱龍而猴則惟七年壬申雞則惟八年癸酉矣既太祖十五年改稱干支則此猪兒當定以太祖之十年爲

是据輟耕錄載邱長春庚辰進太祖表末書龍兒年三月盖改用干支猶在十五年三月以後也又攷元太祖八年已盡拔河北郡縣又太祖紀言二十一年自將伐西夏有授張柔行軍千戸保州等處都元帥之文此印稱行軍萬戸所官則又在千戸之上矣輟耕錄又言太祖龍飛日朝廷草創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戸次及千戸而已盖此類是也

右行軍萬戸同字之印形制字文與前皆異其云同字者蓋行軍之萬戸皆軍中權制亦無定員與金之都統提控等同故亦編字號爲別猶之後壬辰年萬

戸印側款記灑字號中統益都路管軍千戸文云建字號耳其去號字者蓋取印文八字分行勻稱也庚子九秋亦劉燕庭寄贈印本云得於諸城三聯環鈕頗精而不言背有款因其文亦云行軍萬戸故附前印之後

右萬戶之印亦張叔未藏背有正書款右云壬辰年
四月日左云萬戶之印又上側云灑字號攷金天輔
時兵制凡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之上置萬戶萬戶

之上置都統至天德三年以元帥府爲樞密院罷萬戶之官然此印背文無年號但紀其干支爲壬辰當是蒙古太宗之三年卽宋之紹定五年也攷元史百官志諸路或稱元帥府或稱總管府或稱萬戶府上萬戶府管軍七千之上中則五千之上下則三千之上皆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而本紀書招降叛將每任以萬戶蓋元承金制亦設此官此印尚在蒙古未有年號及國書之時所鑄故但紀干支而印文猶用中華篆文也又攷元史劉黑馬傳言太宗卽位始

立三萬戸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天澤次之後又增置爲七萬戸又王惲史武忠公家傳云太宗卽位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以公及劉黑馬蕭札刺居右詔爲萬戸其居左者悉爲千戸長而攷元史太宗紀二年八月以高麗殺使者命撒禮塔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瞮遣其弟懷安公請降撒禮塔承制設官分鎭其地乃還三年壬辰四月高麗叛殺所置官吏徙居江華島正與此印之干支年月合則或卽其時因亂散失後復鑄者歟

右寒公萬戸之印据馮氏金石索摹入云泗水王容谷所得馮引漢北海國壽縣有寒亭古寒國似以寒爲地名而以公爲封爵云元史有以萬戸封公者寻

諸官印從未有及封爵者且元時府州縣並無寒名而孜萬戶一官隨時隨地可置無定名如百官志言隆鎮衞即隆鎮萬戶陞又有稱和尙萬戶府拔都萬戶府哈答萬戶府必呈萬戶府折藏萬戶府等似皆以小地名之夷語爲府稱而如地理志言烏思藏之官云出密萬戶一員普安路有于失萬戶陞涼州屬落蒙萬戶又言倂落蒙羅伽未迷三萬戶仁德府爲仁地萬戶會理州隸閟畔萬戶蒙自縣隸阿僰萬戶等又皆以蠻夷部落爲名也則正與此寒公萬戶之

稱合恐寒公亦即小地與部落名耳以爲封爵未必然也

右景州之印背有正書款右曰宣課所左曰乙未年

三月日造又云景州印吳君楏客之子所藏也攷宋
金元皆有景州金志云河北東路景州刺史宋永靜
軍同下州治東光國初陞爲景州貞元二年來屬大
安間更爲觀州避章廟諱也元志云河間路景州唐
觀州又改景州宋改永靜軍金仍改觀州元因之至
元二年復爲景州宋志云燕山府唐幽州范陽郡盧
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建爲南京又改號燕京
金人滅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
縣來歸宣和四年改燕京爲燕山府又改郡曰廣陽

節度曰永淸軍領十二縣五年童貫蔡攸入燕山七年郭藥師以燕山叛金人復取之又云景州契丹置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灤川軍事縣一遵化三史所紀詳略有異且微有不同据宋史金人滅契丹以地歸宋稱景州宣和四年改郡曰廣陽節度曰永淸軍金元二志淸皆作靜葢宋志傳刻之譌也然又云金人以景州來歸賜郡名曰灤川軍事則永靜軍似當爲燕山府而非景州也元志又云景州唐觀州改金仍改觀州元因之至元二年復爲景州

此印背文不書年號但云乙未年攷乙未當為元之
太宗蒙古六年實宋之端平二年也其時蒙古尚無
年號故但紀干支耳元史地理志開元路下云乙未
歲立開元南京二萬戶府至元四年更遼東
路總管府乙未歲亦即太宗六年也攷太祖紀八年
癸酉秋分兵三道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取雄霸莫
安河間滄景等郡是歲河北郡縣盡拔十六年辛巳
十一月宋京東安撫使張琳以京東諸郡來降以琳
為滄景濱棣等州行都元帥府蓋景州早為元取至

太宗時始鑄印給之耳宣課所不見於元史官志然如大都有宣課提舉司可證宣課之名亦元所有

右襄差官印背左右有正書款二行云宣差襄陽唐

鄧軍課稅所成造又左側云土字號鼻鈕鐫上字嘉慶壬戌八月廿又三日翁宜泉比部自都門拓印見貽質之外舅錢少詹先生少詹以爲當在宋趙范失襄陽時蒙古所鑄也予退攷宋史理宗端平二年乙未元太宗嗣位之六年是春元遣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十月拔棗陽徇襄鄧入郢擄人民牛馬數萬而還宋詔主管侍衛馬軍孟珙駐黄州措置邊防八年二月元遣趙祥等從曲出充先鋒伐宋十月曲出覊張柔攻拔郢州襄陽府來附以游顯領襄陽樊城

事宋襄陽北軍主將王旻及李伯淵南軍主將李虎焚城郭倉庫相繼降襄陽官民兵及財粟軍器爲之一空制置使趙范坐失撫馭與李虎並削職各令捍禦自効九年宋嘉熙元年也冬元口溫不花等攻下光州又攻蘄州降隨州略地至黃州宋懼請和十年春襄陽別將劉義叛執游顯等降宋宋兵復取襄樊此正史所載元取襄陽之大略也又案中州文表姚文公燧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述趙祥於甲午歲去金歸宋襄陽制閫慮降將生變從太尉江海策言以鄧州北

與敵鄰令祥等往戍明年十月元兵略地漢上祥乃率衆降元太宗以鄧近襄陽難保徙鄧與均唐三州民於雒陽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甯唐治福昌明年丙申襄陽亦徙雒陽則又元先取唐鄧等州事實可攷見於正史之外者也以宣差入銜見於金史石刻者甚多宋則有宣差（詳潛研堂金石四跋）而無宣差元太宗本紀五年八月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戶可證元初亦有之然攷浙江杭州石屋題名後周顯德時有稱奉宣差押元帥之文可知五代時已有

宣差之名矣襄陽府及鄧隨金房均郢唐七州宋皆
屬京西南路此不稱府州而言襄陽唐鄧軍者蓋不
欲沿宋舊名也又攷太宗本紀二年詔定諸路課稅
十一月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八年七月命陳時可
閱課稅等案赴闕磨照十二年正月以奧都剌合蠻
充提領諸路課稅所官世祖四年正月改諸路監榷
課稅所爲轉運司然則此印爲八年七月襄陽既附
游顯領事之後設官掌其課稅而鑄無疑其曰十路
徵收之一使歟金史言符印之制泰和八年閏四月

勅殿前都點檢司依總管府例鑄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為號如本司差人則給之此印背款云土字號蓋亦同金制用五行為別也予所見元時官印皆蒙古字攷蒙古字世祖時剌麻帝師八思巴造當太宗時未有國書故此印亦用中國篆書印文首字依背文當作宣而繆篆絕不類宣字曩比部嘗寄予一印文云旁差官印較此印稍大背無款識可稽其旁字作㫄與此雖不同然細審此文似亦是旁字之繆篆則彼印蓋同時物旁差恐又是宣差之屬官耳背文

字跡惡劣課字亦誤從禾可見軍中急就不及徇方少府制作之精遠甚金史地理志言金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爲界而與宋爲表裏元史太祖紀太祖臨崩謂左右有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云云其後太宗果如其言而金以亡然不旋踵而宋亦隨之偕亡矣假途滅虢所謂脣亡齒寒者誠千秋之龜鑑也

右旁差官印背無年月等款此翁宜泉以印本寄贈
篆體工於前二印形制亦大似非同時物因其文不
異故附此

右旁差官印背無年月等款差字篆文甚謬與前印
又有不同而差下且多一字竟不可識印乃吳門陸
司馬蓉官寳豐令時與後唐州諸印同於開封土中

掘得者

右唐州提領司印攷唐州宋隸京西南路金隸南京路元隸河南府路然宋無提領之官金亦祗有提點

提控提舉至元時始設提領所十一唐州在其內見元史百官志言每所提領一員同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右唐州經歷司印攷宋以前無經歷司之官金興定三年始於元帥府及樞密院皆設經歷一員興定三年三月庚子賜林州行元帥府經歷康琚進士及第至元時內自中書省外至諸路總管府皆有經歷其官甚多然於諸州設此官爲百官志所未詳

右分治唐州事□□官印事下一字似是榷之繆體其下一字不可識以文義言之當爲貨字攷金史百官志有榷貨務使及副使掌發賣給隨路香茶鹽鈔

引屬尙書戶部及地理志云唐州嘗置榷場務又食貨志言榷場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以通二國之貨以助經用熙宗皇統二年許宋人之請遂各置於兩界於是唐鄧等州皆置焉正隆四年罷大定四年復置後以伐宋皆罷泰和八年八月與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又攷朝野雜記云自紹興通和後始置榷塲升盱眙縣爲軍以軍器主簿沈該直秘閣知軍事使之措置凡榷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榷

場博易竢得北物還後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
竢北賈之來其後又置場于光州棗陽安豐軍花壓
鎮而金人亦於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凡
本朝諸場皆以盱眙為準二十九年海陵將入寇乃
悉罷淮北陝西諸榷場獨泗州如故邊吏以聞于是
自盱眙外餘悉罷乾道初乃復

右泌陽縣印攷泌陽宋金元皆隸唐州所領

右比陽縣印攷比陽宋金元皆隸唐州元史地理志
唐州下云至元三年以民力不及廢湖陽比陽桐柏
三縣領一縣泌陽

右湖陽縣印攷湖陽宋金元皆隸唐州金史地理志云貞祐元年廢元史地理志云至元三年廢

右桐柏縣印攷桐柏宋金元皆隸唐州元至元二年

廢

右錄事司印攷錄事司之官起於金金史百官志云諸府節鎮錄事司錄事一員判官一員掌同警巡使凡鎮二千戶以上則依此置以下則止設錄事一員不及百戶者並有元於各路府亦俱有錄事司元史

百官志云錄事司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戶民之事中統二年照驗民戶定爲員數二千戶以上設錄事司一員蓋仍金制也

右左司郎中之印攷金尚書省有左右司郎中各一員元則各設二員中統元年置時行中書省亦有左右司郎中各一

右提舉屯田官印攷提舉名官始於宋金其後元亦

仍之以之入銜者甚多然提舉屯田官於宋金皆無攷元於諸衛皆設屯田千戶所置達魯花赤千戶彈壓百戶等員又有永平屯田總管府設達魯花赤及總管同知知事等員皆無提舉惟淮東淮西有屯田打捕總管府所屬諸州設屯田打捕提舉九處於達魯花赤下設提舉及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 以上十印與前省差旁差二印嘉慶甲子虞山張子愉夔遊中州歸訪予以印本見贈幷云皆開封南河司馬吳門陸鏡堂砦嘉慶改元官河南寶豐令時於開封

土中掘得張君不言印背有款識其三印印文有唐州字者皆唐州之官餘泌陽比陽湖陽桐柏四縣皆唐州所領之縣也攷宋之唐州領縣五尚有方城一縣元之唐州至元三年以後湖陽比陽桐柏皆廢祇領泌陽一縣惟金史地理志所載則唐州領泌陽比陽湖陽桐柏四縣與此合唐州本金與宋割據爭占之境後又爲元人所據有金史宣宗本紀言興定元年十月詔唐鄧蔡州行元帥府舉兵伐宋二年正月宋人攻淮北唐州元帥府擊敗之戊子唐鄧元帥完

顏賓不報連破宋人之撻三月官軍自桐柏入宋境所向多克撻三年九月唐州從宜夾谷天成敗宋人于桐柏五年正月又下詔伐宋置元帥府于唐鄧三月宋人圍唐鄧行元帥府事完顏訛論力戰却之五月唐州守將訛論與宋人戰唐州境上爲宋人所敗死者七百餘人元光元年九月宋人復侵南陽唐州提控夾谷九住敗之則唐州各官失印或在是時似宜爲金人所鑄惟所見金之官印背皆有年月及行宮禮部造等款而此十印背皆無之似難直斷爲金又

金元皆有左右司郎中而據元史世祖本紀時行中書省亦有左右司郎中二人又屯田之官不見於金而元史百官志載唐州提舉司有達魯花赤及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又載唐州泌陽提領所提領二員同提領副提領各一員又錄事司雖起於金而元承金制亦多有之則諸印似宜定爲元人所鑄且攷元史世祖紀云宋遣兵攻虢之盧氏河南之永甯衞八柳渡帝言之憲宗立經略司於汴州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使陳紀楊果爲參議俾屯田唐

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禦敵去則耕仍置屯田萬戶於鄧完城以備之則元世祖時曾於唐州設立屯田印文所云提舉屯田官者蓋即百官志之唐州提舉司也而分治唐州事權口官一印蓋其時金雖亡元人亦仍金之制與宋人互市通貨而設立場官耳疑開封所出各印當在元憲宗或世宗初年所遺之物也印文皆用漢篆者則猶在帝師八思巴未造蒙古國書之時也世祖紀中統三年三月壬午以畏吾字書給譯璽書至元時始命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帝

師八思巴詳元史釋老志

右均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印背無年月款識攷均州
始置於唐初宋屬京西南路元屬襄陽路金時雖有

千戶而無百戶惟元史兵志云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又百官志載千戶所千戶一員百戶一員甚多此云千戶所百戶印正與之合惟未見有以守禦爲名耳予以元史攷之太宗紀雖僅言六年皇子曲出等掠棗陽徇襄鄧入郢十年宋兵復取襄樊然均與唐鄧等共七州皆屬一路境壤相聯元兵掠地至此恐亦曾設千戶百戶等典兵之官疑此因有此印耳故史於後憲宗紀云二年秋復諭宋荆

南襄陽樊城均州諸將來降四年冬均州總管孫嗣
遣人賫蠟書降又攷中州文表姚燧鄧州長官趙祥
神道碑言元太宗以鄧近襄陽難保徙鄧與均唐三
州民於雒陽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甯唐治福昌
明年丙申襄陽亦徙雒陽可證均州亦與襄陽唐鄧
並失無疑此爲元初暫設守禦之官其時官制未定
又尙無年號且未有蒙古國書時所鑄故與至元以
後之印不同道光己丑正月予歸田園居七年吳門
老友陸果泉明經準爲予言其兄冰篁近得五官印

乃以印本出贈其四印則一爲唐州提領司一爲唐州經歴司一爲分治唐州云云一爲旁差官印皆郎二十五年前張子恂所贈之印也然則此印恐亦陸司馬得於開封者唐鄧等州爲宋金元先後交爭蹂躪之地故官吏之印往往遺失至今出土流傳于世者甚多而据前提舉屯田官一印度之疑陸君所得尙非盡太宗時物矣蓋陸司馬後從中州攜歸吳門至是又散出轉歸他所而此印亦出其家耳然子恂所贈並未有此印又不知此外八印今又流落何處

耳予偏屬吳門友人訪司馬家消息亦未有知之者付之一歎而已冰篁名沆曾以所得歴代古銅印輯印譜一册名紫荆花館印存其中所列漢魏六朝印亦有希見者性嗜吉金古物如漢鏡等亦多愛而購藏之惜晚年多病避客予亦不能盡見其物据其年譜末跋言有印存古器款識六卷云

右印造鈔庫之印背無年月等款藏曲阜孔廣輿家
攷交鈔之制昉于宋而金元皆仍其制行用予嘗見
元時至元通行壹貫寶鈔其上所用之印文大小並
與此合知其爲元初物也元史百官志云諸路寶鈔

提舉司達魯花赤一員都提舉一員副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國初戶部兼領交鈔公事世祖至元始設交鈔提舉司二十四年改諸路寶鈔提舉司又云寶鈔總庫達魯花赤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三員至元二十五年改元寶庫爲寶鈔庫二十六年增大使副使設司庫又云印造寶鈔庫下闕副使二員中統四年始置至元二十四年增達魯花赤一人其云印造寶云云蓋即此印所謂印造鈔庫也此印既與至元鈔合則知印造寶鈔庫之官非一

員而其印則一故文但云印造鈔庫之印且此印不
用國書背又無款當倘是中統以前所鑄至元時倘
相承用之也

右益都路管軍千戶建字號之印背有正書款二行云中統元年十月日行中書省造攷元史地理志益都路仍金之舊名金設爲總管府元改屬山東東西道宣慰司亦見百官志又元於諸路設有管軍萬戶府其下有千戶所所上千戶所管軍七百之上中千戶所管軍五百之上下千戶所管軍三百之上皆設達魯花赤一員其屬皆有千戶副千戶各一員又攷世祖本紀中統元年五月乙未立十路宣撫司以宋子貞爲益都濟南等路宣撫使王磐副之七月庚午賜

山東行省大都督李璮金符二十銀符五俾給所部有功將士又詔褒賞行省大都督李璮而據百官志言行中書省凡十秩從一品掌國庶務統郡縣鎮邊鄙與都省爲表裏國初有征伐之役分任軍民之制皆稱行省未有定制中統至元間始分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然則此印爲中統元年十月行中書省造當卽山東行省大都督李璮所鑄以給益都路之管軍千戶者也千戶不分上中下者蓋其初制也其時千戶尚非一人故以

千文建字號著於印文以爲識別耳据太祖本紀八年八月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益都等郡十二年冬克大名府遂定益都等州可知益都久爲元有設行省置官矣此印乃通州馮晏海鵬得於濟南云出青州土中正益都之地

右印篆文多繆据馮氏鵬金石索摹入云桂老未谷所藏又釋爲答魯花赤之印蒙古語音答達可通用然据百官志元設達魯花赤之官非一此單稱達魯花

赤未知何屬且不云有年號款文可攷恐亦世祖以前之物故列於此

右河州倉印翁宜泉比部以拓本見贈云河州倉印

至元年月日蓋其背文如此也攷元史地理志河州路至元六年隸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而河州有倉史無明文予家有大明官制一書於陜西蘭州列有河州倉可證明時尚有此倉必係承元舊制而元史失於紀載也予審印文乃自左而右所謂左行是也其字卽八思巴所造者攷釋老志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相傳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王覇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歳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

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
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
祖卽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
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
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
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
頒行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文之
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
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

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又本紀言至元六年二月以新製蒙古字班行天下七月立諸路蒙古字學即此文也

右管軍總把之印背文有正書陰款三行右曰管軍總把印左曰都元帥府又一行曰至元六年□月文稍漫滅攷元史百官志言嶺北等處行中書國初太

祖定都于哈喇和林河之西因名其城曰和林立元昌路中統元年世祖遷都中興始置宣慰司都元帥府又言宣慰司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省有政令則布於下郡縣有請則爲達于省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其次則止爲元帥府又言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中統元年以商挺領秦蜀五路四川行省至二年改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治京兆至元三年移治利州十七年復還京兆十八年分省四川尋改立四川宣慰司又言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國初

其地總於陝西至元十八年以陝西行中書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置成都統有九路五府而攷世祖紀云至元五年五月癸亥都元帥百家奴拔宋嘉定五花石城白馬三砦七月立東西二川統軍司以劉整爲都元帥與都元帥阿朮同議軍事此印作於至元六年其時四川尚未分行中書省立宣慰司止立東西二川統軍司稱都元帥故印款但云都元帥府也劉整與阿朮皆爲都元帥或分領東西二川耳則此總把其爲東西二川統軍司之屬官無

疑矣本紀書是年二月己丑詔以新製蒙古字頒行天下七月己巳立諸路蒙古字學蓋是年雖頒蒙古字而軍中印文尚仍用篆文未改也或此印乃正月所鑄猶在詔頒之前故與後至元十五年中書禮部造之管軍總把印文異總把乃千戶之屬官已詳於後

右印文曰管軍總把印背有正書款右邊一行云管軍總把印左邊一行云中書禮部造又一行云至元十五年三月日又柄上有一上字攷總把之名元史

百官志未詳而据兵志言世祖時修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又言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又言至元七年三月定軍官等級萬戶總管千戶百戶總把以軍士爲差十五年正月定軍官承襲之制陣亡者始得承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病死不在承

襲之例是總把爲千戸屬官與百戸職略相等故鑄印以給之也此印鑄於是年三月則正在改定不承襲之後矣又据百官志言至元七年置尚書省八年尚書併入中書二十四年復尚書省此印造於十五年款稱中書禮部造案之於史皆合餘已詳後印下

印於道光甲午歲出吳江縣平望驛南十五里吉慶運河中丙申七月邑人翁叔均大年以印文及拓背款見貽并云其重今平二十六兩方今布帛尺一寸八分彊厚五分弱鈕高一寸四分

右印文曰管軍下百戸之印旁刻正書尚書禮部造
至元二十七年十月日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漢陽東門外縣民劉錫周淘井得之凡六方皆斗鈕

上之制府譯其文如此攷元史官制諸衛及親軍侍衛親軍西域親軍下皆設有行軍千戶所其屬有千戶百戶其諸路萬戶府則有上千戶所管軍七百之上中千戶所管軍五百之上下千戶所管軍三百之上皆有達魯花赤千戶副千戶各一員彈壓二員又上百戶所百戶二員蒙古一員漢人一員下百戶所百戶一員此印出於漢陽當爲武昌路萬戶府之屬官又攷至元七年置尚書省八年尚書併入中書二十四年復尚書省二十九年又罷武宗至大二年再

立尚書省四年又罷尚書省歸中書又禮部至元元年分立爲吏禮部尚書三員此下疑有脫誤七年別立禮部尚書明年又合爲吏禮部十三年又別爲禮部此印造於至元二十七年十月故稱尚書禮部效禮部有

鑄印局掌凡刻印銷印之事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至元五年始置

右印文曰管軍中百戶所彈壓印旁刻中書禮部造
□□二年五月日正書斗鈕凡二方與前管軍下百
户之印同時淘井所得亦當時譯文如此攷史志但

言上百戶下百戶無中百戶又千戶所有彈壓上下百戶皆不言有彈壓惟兵志言世祖時頗修官志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與此印似合可知其初制但設百戶不分上中下明矣又印款稱中書禮部造而二年上之紀元已缺滅則必在以尚書併入中書省之時與前印異矣

右管軍上百戶印背有正書款右曰管軍上百戶之印左曰中書禮部造又一行云元貞元年六月日

右印亦翁宜泉所藏以印本見寄并言其背有款云
大德元年陜陜奉神予審其文當是靈寶法司四字
蓋道家所用也据字彙云陜陜乃俗陰陽二字今據

此文可證元時已有此二字矣

右印文曰劉陽州蒙古教授印外舅少詹公以印本貽予云乾隆間於土中掘得背有大德年號攷元史

百官志諸路總管府有蒙古教授一員地理志瀏陽州隸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天臨路云元貞元年陞州此印鑄於大德正在陞州之後

右印文曰管軍下千戶之印背有正書款右刻管軍下千戶之印左刻中書禮部造又一行云元統元年二月日管軍下千戶及中書禮部竝詳前湖南常甯縣舊志載縣城北門外土中所得蒙古印背刻云管軍上百戶印元統二年四月日中書禮部造可與此印互證

右元印張叔未所藏背右一行漫漶不可辨似是□州尕歹義兵云云左二行云云中書禮部造至正下文亦漫滅就其背文約略言之當是□州尕歹義兵上

百戸印也當順帝至正時天下盜賊羣起多招募義
兵置萬戸府千戸府等散見元史本紀中又百官志
云至正十年七月中書奏准於廣西湖南北等處置
義兵千戸所每所置千戸一員彈壓一員百戸十員
仍於義兵内推選才勇功能充千戸彈壓百戸之職
總定九十六員徐降勑牌面印信又言義兵萬戸府
至正十四年二月詔河南淮南兩省道立義兵萬戸
府五月置南陽鄧州等處毛胡廬義兵萬戸府募土
人爲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效先是七人自相團結

號毛胡盧故因以名之十五年四月內汴梁等處義
兵萬戶府又言至正十五年二月置統率濠泗義兵
萬戶府并洪澤等處義兵招誘萬民出丁壯五千名
者爲萬戶五百名者爲千戶一百名者爲百戶降宣
勅牌面與之又言至正十六年五月置福建等處行
中書省于福州鑄印設官一如各處行省之制十八
年福建行省右丞朶歹分省建甯則此印疑即朶歹
所統義兵千戶所用也惟朶歹係帥臣名似不應鑄
入印文或須自中書禮部乃奉朝命時著其名歟

文以別於福州之官耳故史但於福州行省下言鑄印設官也其所謂鑄印設官者乃行省得自鑄所設之官印耳十五年所置濠泗洪澤等義兵百戶但云降宣勅牌面者不給印信也十年所置廣西湖南北義兵千戶所之百戶等言降勅牌面印信方是須有印信者此蓋與之同而史皆失書耳

先箸集古官印攷十七卷之得存秦中行篋也實
山左吳子苾先生成之道光庚戌樹鏞試吏西安
時小濤叔珍心荳諸先兄均里居守護父書不欲
遠攜他出咸豐壬子歲子苾先生開藩關輔詢及
此書欲謀鋟板時方專人迎養先太恭人入秦遂
囑五兄向吳門翁叔均丈家取歸兄善摹印亦請
奉母同來俾呈先生鑒定乃癸丑春先生方專豐
棱而五兄病歿未幾先生與張詩舲中丞俱　內
名其時同志如何子貞丈督學西川亦以言事去

職一時之謀助刻資者風流雲散此議遂輟一官
如㝱竊祿無期叠接南音兩兄告逝然而一息尚
存全書待刻巳未歲攝篆耀州先刻古泉山館詩
集呂晏叔覲響序文中曾三致意焉詎料庚申之
變家藏之名書善畫吉金樂石悉付刼灰即遺稿
瘞諸土中亦經搜掘焚燬一慟天涯不知涕之竟
跐因思區區一編向非子玆先生議刻則亦決不
能獨存今存矣又值癸亥甲子南山賊擾攝官承
乏先至甯陝再往漢陰入死出生相依爲命若非

在在有神物護持又安能於數十年外留此吉光片羽耶先公箸書立說文名噪江左樹鎬不肖未能讀書顯揚入貲爲郎一蹶不振辱承先生長者以名父之子相視若不亟謀剞劂益恐先緒日墜因馳書中外求助梓費幸能遠近相赴爰於甲戌歲五月開雕倩松江王子萱茂才壽光摹印於石以存矩矱洎中秋日第一卷告竣嗚呼人之傳不傳命也書之存不存天也先公箸述有益於世道人心之書甚多今皆蕩焉無存所存僅此而亦幾

幾乎不存茲幸斷手有期可卜不脛而走爲文苑添一巨觀是皆造物操其權非敢挾有志竟成之說以自詡也書中摹印大半伯兄樹本仲兄樹辰翁叔均丈從而補之尚有七十餘印未補至鈔錄是書則三兄樹寶五兄樹鼎之力爲多其有寄贈印文諸父執已同參校姓氏刋列於前八月二十日男樹鎬謹注於長安周劍濮鐙之室